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青少年敬畏心理的实证研究进展与展望

张温馨

济南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 山东 济南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1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1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25日

摘要

敬畏是重要积极心理品质, 培育青少年敬畏心理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本文系统梳理青少年敬畏心理相关研究: 首先界定敬畏的核心内涵, 区分状态敬畏与特质敬畏, 介绍敬畏的原型模型及其扩展模型; 其次整理国内外适配青少年的本土化敬畏测量工具, 涵盖修订量表与青少年专用四维问卷; 再者综述敬畏对青少年的双重作用, 既能抑制自伤、欺凌等偏差行为, 也可促进亲社会、学习投入、环保行为等积极发展, 并梳理其中介调节机制。研究发现现有成果存在重后效、轻前因, 中小学青少年样本不足、多采用横断静态设计等局限。未来应聚焦青少年敬畏形成的前置影响因素, 面向未成年群体开展专项实证, 运用纵向追踪揭示其动态发展规律, 开发本土化德育干预方案, 完善本土青少年敬畏心理研究体系。

关键词

敬畏, 青少年, 积极情绪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Adolescents' Awe Psych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Wenxin Zhang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Jinan, Jinan Shandong

Received: July 14, 2026; accepted: August 13, 2026; published: August 25, 2026

Abstract

Awe is a vital positive psychological quality, and fostering adolescents' sense of awe is crucial to

fulfilling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relevant research on adolescents' awe psychology. Firstly, it defines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awe, distinguishes state awe from trait awe, and introduces the Keltner-Haidt prototype model as well as Sundararajan's extended model. Secondly, it sorts out localized measurement tools of awe suitable for adolescents at home and abroad, including revised scales and four-dimensional questionnaires specially designed for young people. Furthermore, it summarizes the dual effects of awe on adolescents: awe can not only curb deviant behaviors such as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nd bullying, but also boost positive developmental outcomes including prosocial conduct, academic engagement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s, with relevant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mechanisms elaborated. The review reveals prominent limitations in existing studies: prior literature prioritizes the outcomes of awe over its antecedents, lacks sufficient sample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mostly adopts cross-sectional static research designs.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antecedent factors shaping adolescents' awe, carry out targeted empirical studies among under-age youth, adopt longitudinal tracking designs to uncover its dynamic developmental patterns, develop localized moral education intervention programs,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indigenous research system of adolescents' awe psychology.

Keywords

Awe, Adolescents, Positive Emo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信息化快速发展与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青少年正面临价值多元、压力增加与社会转型的复杂处境，并且青少年正处于自我认同形成与社会适应的关键期(Erikson, 1968)，其精神世界的建构与心理品质的培育成为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议题。如何培养积极健康的心理品质与价值取向，成为教育和社会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校园欺凌、对自然与生命的漠视等敬畏缺失现象偶有发生，反映出部分青少年在道德约束与行为规止上的认知偏差，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敬畏”(Awe)作为一种复杂的积极情绪与价值体验，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杨爱霞, 2019)。

敬畏作为一种兼具情感体验与价值导向的复杂心理状态，不仅能够促使个体感知自身与自然、社会、他人的联结，抑制自我中心倾向，还能促进个体的意义建构与亲社会行为，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的是非观、价值观，增强对社会规范的认同与遵守(Penner et al., 2005; Shiota et al., 2007)。敬畏感可以使个体从关注自我转向更加关注他人和社会，增加个体的集体投入和亲社会行为，对个体的环境和社会适应具有积极意义(Lin et al., 2020)。

从宏观层面看，培育青少年的敬畏之心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内容，关乎社会道德秩序的维护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从微观层面而言，敬畏心理与青少年的情绪调节、亲社会行为、心理韧性等积极发展结果密切相关，能够有效缓冲学业压力、网络沉迷等带来的心理风险，为其健康成长提供内在心理支撑。

然而，当前敬畏研究多以成年人为样本，青少年群体的独特发展特征及其教育干预路径尚待系统整合。基于此，本文将从概念测量、诱发因素、作用效果及内在机制等方面系统梳理青少年敬畏心理的研究进展，评析现有不足，并展望未来研究方向，以期对青少年积极心理品质的培育提供理论参考。

2. 概念界定与理论模型

2.1. 核心概念界定

敬畏感是以浩大感(perceived vastness)和顺应需要(need for accommodation)为核心特征的一类情感(Keltner & Haidt, 2003)。其中,浩大感是一种比自我经验初始状态大非常多的状态,它可以是源于简单物理尺寸上的“大”,也可源于复杂社会意义上的“大”,还可以是认知层面的“大”。浩大感会使个体产生顺应需要,即当感知到事物与认知图式不符合时,个体改变原有认知图式的需要(Perlin & Li, 2020)。敬畏感是一种复杂的情绪,最原始的敬畏感是由于个体服从权力和权力拥有者而产生(Keltner & Haidt, 2003; 董蕊等, 2013)。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敬畏的论述早已出现。在当时的论述中,人们强调由敬生畏,如“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史记》对于敬畏的描述为:“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孙于地下,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由此可以看出,“敬畏”并不是简单的字面含义的组合,即敬重与畏惧的结合,而是自身面对无限超越自己的力量时所带来的体验(董蕊等, 2013)。在心理学领域中,Keltner 和 Haidt (2003)将敬畏定义为人们面对广阔的、浩大的、超越自己当前认知范围时产生的复杂情绪体验,包括困惑、惊奇、钦佩、服从等。

敬畏可以分为状态敬畏和特质敬畏。敬畏既可以表现为一种即时的、自我超越的情绪体验,是个体在面对特定刺激时产生的包含钦佩、感动、震撼等复杂情绪的综合反应;也可以表现为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反映了个体在日常生活中体验敬畏情绪的倾向性。特质敬畏具有跨时间和跨情境的稳定性,能够体现个体在敬畏感受上的差异性。此外,特质敬畏与状态敬畏之间具有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关系:特质敬畏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容易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敬畏情绪,而频繁的敬畏体验也会反过来促进特质敬畏的提升(赵欢欢等, 2019)。

2.2. 理论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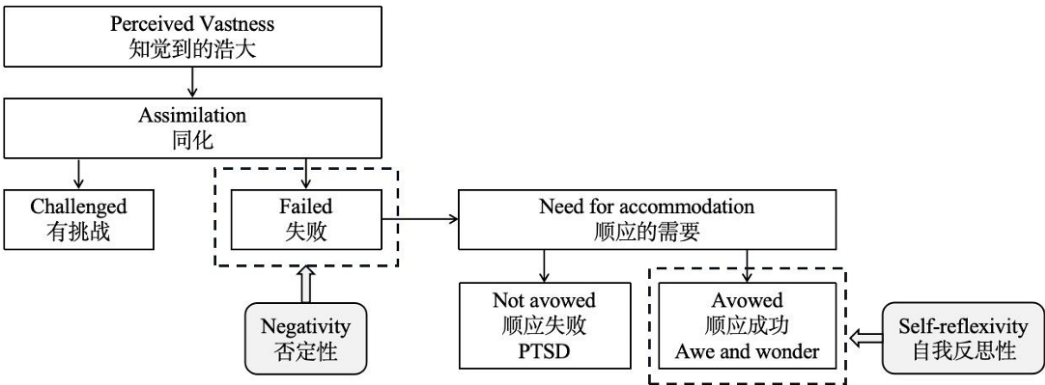


Figure 1. The prototype extension model of awe
图 1. 敬畏的原型扩展模型

Keltner 和 Haidt (2003)基于原型视角,提出敬畏的认知模型,即原型模型。该模型将敬畏描述为一种情绪体验,当个体面对浩瀚情景且无法被当前认知所同化时产生,其中包含惊奇、诧异、崇敬等复杂成分。这类情境包括自然景观、艺术作品以及人类非凡行为等。

敬畏的原型理论认为,敬畏包含两大特征:感知到浩大以及顺应的需要。这两者是个体体验到敬畏的必要条件。“浩大”是指在各种维度上,个体感知到的一切强于自己的存在。“顺应”指的是新旧经验

产生冲突时,内部认知结构的重建或改造过程(Piaget, 1970)。也就是说,当个体面临的新情境是原有认知不熟悉的或是具有挑战性时,新刺激和原有认知发生冲突,需要个体调整原有认知图式以理解新情境,这时顺应就发生了。值得注意的是,敬畏体验的产生和个体是否顺应成功没有关系。因此, Sundararajan (2002)在敬畏的原型模型基础上,将个体认知层面的否定性(Negativity)和自我反思性(Self-reflexivity)引入原型模型中,提出了一个敬畏的扩展模型。该原型扩展模型如下(见图 1)。

敬畏的原型拓展模型假定,只有当同化不仅受到挑战,而且挑战失败时,才会产生“顺应的需要”。如果个体拒绝顺应或顺应失败,就可能无法屈服于“浩大”,导致 PTSD 或相关创伤体验。而如果个体顺应成功,则会产生敬畏、惊异等情绪体验。与原型模型注重敬畏诱导条件不同,该模型进一步强调了个体自身认知的作用,包括否定性和自我反思性。Bonner 和 Friedman (2011)重新解释了敬畏感,认为不必过于复杂地阐述敬畏感的原型模型,而应将关注重点聚焦在不同个体对敬畏体验的描述上,强调从个人体验的角度解释敬畏感。

3. 青少年敬畏的测量

随着青少年敬畏心理研究的不断深入,适配不同研究群体、贴合本土文化情境的敬畏测量工具逐步完善,为敬畏心理的量化研究与实证探索提供了重要支撑。目前国内外学界已开发并修订了多套成熟的敬畏测评量表,适配群体、维度结构、计分方式各有差异,核心权威测量工具如下。

目前较为权威的特质性敬畏量表是由 Shiota 和同事编制的《特质性积极情绪量表》(Dispositional Positive Emotion Scales, DPES)中的敬畏分量表(Shiota et al., 2007)。该分量表涉及敬畏感的题项共有 6 题。采用 7 分,1 代表“完全不同意”,7 代表“完全同意”,分数越高代表个体特质敬畏程度越高。国内学者董蕊(2016)对原量表进行了修订,发现针对国内群体原量表中的题项 1 由于因素负荷过低,故予以删除。修订后保留的其余 5 项组成的量表模型,信效度均表现良好。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多数研究者均采用这 5 项组成的敬畏量表来测量个体的特质敬畏水平。

赵欢欢等人(2019)基于中国文化,编制了《敬畏特质词汇评定量表》(Chinese Version of the Trait Awe Inventory, CVTAI)。该量表由 21 个题项构成,采用 5 点评分,1 代表“强烈不同意”,5 代表“非常同意”。总分越高代表个体拥有更高的敬畏特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张潮等(2020)以大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编制了相较 DPES 敬畏分量表结构更加完整、项目数量更加适宜,且符合中国文化情境的《大学生敬畏情绪问卷》(Scale of Awe of College Students, SACS)。该问卷共有 29 个题项,包括七个维度。要求被试在作答时回忆最近一次感受到敬畏的场景和经历,并根据回忆的敬畏体验回答题项。采用 7 点计分方式,1 代表“非常不同意”,7 代表“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表示被试体验到的敬畏情绪越强烈。该问卷在大学生样本中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王丽等人(2024)针对我国青少年群体,编制了适用于该群体的敬畏问卷,包括生命敬畏、道德敬畏、法律敬畏和自然敬畏 4 个维度。该问卷由 18 个题目构成,采用 Likert 6 点计分法,“1”表示“完全不赞同”,“6”表示“完全赞同”,分数越高,表明青少年敬畏越强,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综上,现有青少年敬畏测量工具涵盖了国外经典量表的本土化修订与国内本土专用量表的原创编制,不同量表在适用人群、维度侧重、测评场景上各有优势,可为不同研究需求下的青少年敬畏心理测评提供多样化、可靠的工具支撑。

4. 青少年敬畏的相关研究

4.1. 敬畏的后效研究

敬畏情绪通过自我超越与认知重构促进系统性思维与亲社会行为,增强幸福感并抑制负面行为,具

有显著的适应性与社会价值(刘富强, 2025)。跨文化研究表明,集体主义文化中的敬畏更多关联社会整合,个人主义文化则侧重自我超越(王潇寒, 2025)

在抑制消极行为方面,敬畏可减少青少年 NSSI 冲动、校园和网络欺凌、攻击行为及恶意创造力。Deng (2025)等人发现敬畏通过“生命意义感→自我损耗”链式中介降低 NSSI 冲动,家庭功能起调节作用;钱诚(2023)证实反刍思维在敬畏与网络欺凌之间起中介作用;梁颖(2024)表明敬畏能降低嫉妒诱发的恶意创造力;敬畏可以通过“小我”“自我超越”等中介抑制主动性和反应性攻击(候文花, 2022)。

在促进积极发展方面,敬畏可提升社会责任感、亲社会性、学习投入及亲环境行为。Yang (2025)等人发现社会觉察中介敬畏与社会责任感;龚彬等(2024)、王丽等(2024)分别证实观点采择、“小我→观点采择”序列中介敬畏与亲社会性;吴利术(2024)指出敬畏通过成长型思维提升学习投入;张友妙(2024)、杨怡娜(2024)发现环境关心中介敬畏与亲环境行为,交互式阅读干预效果更持久,且敬畏与社会规范存在交互作用。此外,任宇华(2024)表明敬畏可提升中职生创造性思维,自我损耗仅抑制发散思维。

4.2. 敬畏的复杂性与差异化效应

敬畏并非总是产生积极效应,其影响因诱发来源、个体特征与环境条件而异。系统审视敬畏的复杂性,对科学理解其心理机制及精准设计干预至关重要。

第一,敬畏的潜在负面效应。敬畏引发的“小我”感知在多数情境下可促进谦逊与亲社会,但在特定条件下可能适得其反:当浩大感超出个体心理承载能力时,可能导致自我贬抑、控制感丧失乃至无助感(Keltner & Haidt, 2003);若个体处于低自尊或高焦虑状态,敬畏反而可能加剧退缩行为。此外,敬畏与权威服从具有历史渊源,在当下可能被利用为压制批判性思维的工具,抑制道德自主性。敬畏培育需警惕“过度敬畏”或“错位敬畏”的风险。

第二,不同敬畏来源的差异化效应。自然敬畏(如壮丽山河)侧重唤起对宇宙秩序的惊叹,对亲环境行为的预测尤为显著(张友妙, 2024; 杨怡娜, 2024);道德敬畏(如英雄事迹)更侧重于激活对道德崇高性的敬仰,更可能直接转化为利他行为(龚彬等, 2024; Yang et al., 2025);审美敬畏(如艺术杰作)则介于两者之间,可升华审美情感或间接激发道德情感。未来研究应精细区分敬畏类型与特定发展结果的匹配关系。

第三,敬畏效应的边界条件。敬畏的影响受个体与环境因素调节。个体层面包括特质敬畏水平、自我建构与文化取向;环境层面包括家庭功能(Deng et al., 2025)、社会规范(杨怡娜, 2024)及同伴氛围。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揭示边界条件的交互模式,为精准化敬畏培育提供依据。

整体而言,现有研究明确了敬畏的作用机制与干预手段,但不同敬畏诱发源效果、长期干预影响等仍需探索。并且当前对敬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敬畏的后效研究,有关敬畏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刘富强, 2025),当前学界对青少年敬畏心理的探讨多局限于个体层面的心理机制与情绪效应(胡小勇等, 2025; Wu et al., 2023; 杨阳等, 2026),研究视角较为单一,缺乏整合多环境要素的系统性研究。此外,当前敬畏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大学生及成年人群体,对于儿童青少年取向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实证研究较少,但是青少年时期又是个体敬畏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因此对于青少年的敬畏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5. 研究进展评述与未来展望

梳理近年来青少年敬畏心理的相关研究成果可知,学界围绕敬畏的内涵界定、测量工具、作用效应与内在机制开展了大量探索,已形成较为扎实的研究基础,为后续深化研究与实践应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整体研究进展可从研究成果与现存不足两个维度展开评述。

5.1. 现有研究的主要贡献

从已有研究成果与研究亮点来看,首先,敬畏的基础理论体系已初步成型。学界依托经典原型模型与扩展认知模型,明确了敬畏的核心特征、生成机制与情绪属性,同时结合中西方文化差异,厘清了传统文化视域与现代心理学视域下敬畏的内涵差异,区分了状态敬畏与特质敬畏的二元结构,为后续实证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其次,青少年敬畏测量工具逐步本土化、精细化,研究方法日趋成熟。从国外经典量表的本土化修订,到适配中国文化、贴合青少年成长特征的专项问卷陆续问世,有效解决了早期研究工具适配性不足的问题,形成了覆盖多群体、多维度的量化测评体系,为实证研究的科学性与精准性提供了保障。

最后,敬畏的后效作用机制研究成果丰富,育人价值得到充分证实。现有大量实证研究明确了青少年敬畏心理的双重积极效应,一方面能够有效抑制校园欺凌、网络暴力、非自杀性自伤、恶意创造力等消极偏差行为,通过生命意义感、自我损耗、反刍思维等中介变量缓冲青少年心理与行为问题;另一方面可显著促进亲社会行为、社会责任感、学习投入、亲环境行为等积极发展结果,助力青少年心理健康与社会化发展,同时相关研究初步探索了文化差异、家庭功能、社会规范等边界条件,丰富了敬畏心理的作用机制研究。

5.2. 现有研究的局限

第一,研究内容结构失衡,前置影响因素研究薄弱。现有研究呈现明显的“重结果、轻成因”的特征,研究重心集中在敬畏的结果变量与干预后效,着重探讨敬畏对青少年偏差行为、亲社会发展、学习状态、环境行为等结果的预测作用与中介调节机制。相比之下,针对青少年敬畏心理形成的前置影响因素、生成路径、发展规律及培育机制的系统性理论建构与实证探究较为匮乏,难以支撑青少年敬畏品质的靶向塑造与精准教育干预。

第二,研究对象针对性不足,未成年青少年群体研究滞后。目前敬畏相关实证研究多以大学生、成年群体为研究主体,针对中小学阶段未成年青少年的专项研究起步晚、成果少、体系弱。而青少年时期是敬畏认知、道德观念与价值体系建构的关键敏感期,群体特征、心理发展规律与成年群体存在显著差异,现有研究样本的偏向性,导致研究结论难以直接适配青少年群体的发展特点,极大限制了敬畏育人理论体系在基础教育场景的落地应用。

第三,研究范式偏静态,缺乏动态发展视角。现有研究多采用横断面静态调研,聚焦单一时间节点揭示敬畏心理的作用机制,对不同敬畏诱发源的效果差异、敬畏品质的长期发展效应、个体与环境交互的动态演化过程关注不足,难以精准刻画青少年敬畏心理随年龄、环境、成长经历变化的动态发展特征。

5.3. 未来研究展望

第一,聚焦前置影响因素,补齐成因与培育研究短板。后续研究应扭转“重后效、轻前因”的研究偏向,重点挖掘青少年敬畏心理形成的关键影响因素与核心生成路径,并开发可落地的培育方案。在干预资源开发上,应充分利用本土文化素材:自然维度可借助山水画鉴赏、古典园林研学等审美体验,引导青少年感受天地的浩大与秩序;人文维度可挖掘历史英雄与时代楷模的道德感召力,通过叙事教育激发道德敬畏;仪式维度可转化祭孔、成人礼等传统礼仪的敬畏内核,设计契合当代校园文化的庄严仪式。同时,此类干预应注重循证设计,通过随机对照实验比较不同诱发源的效果差异,提炼最具生态效度与可持续性的培育范式,推动研究从“验证敬畏价值”向“培育敬畏品质”转向。

第二,聚焦未成年青少年群体,开展专项系统化研究。未来需重点面向中小学青少年群体开展大样本、多场景的实证研究,厘清青少年敬畏心理的发展特征、年龄差异与群体规律,对比不同学段、不同

成长环境青少年的敬畏发展差异,构建适配未成年群体的敬畏心理发展理论,提升研究结论的针对性与实践适用性。

第三,采用纵向研究范式,探索动态发展规律。后续研究可结合追踪设计、实验干预、纵向调查等方法,对比不同敬畏诱发方式的干预效果,探究青少年敬畏心理的长期发展效应与动态演化特征,揭示个体与生态环境的动态交互机制,进一步深化对青少年敬畏心理发展本质的认知。

6. 结语

敬畏感作为解析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与道德品质培育的核心构念,在社会转型加速、青少年价值多元发展的当下,展现出尤为重要的育人价值与时代意义。本文系统梳理了青少年敬畏心理领域的研究脉络与最新进展,清晰呈现了从概念内涵界定、理论模型构建、本土化测量工具开发到影响因素与发展效应检验的完整研究图景。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青少年敬畏心理的动态演化特征、多生态环境要素与敬畏品质的交互作用机制、发展情境对敬畏培育效果的调节效应,并基于系统实证研究开发针对性的教育干预策略,助力青少年在复杂成长环境中构建稳定的心理品质与正确的价值体系。尤其在将干预研究落地于学校教育场景时,需清醒认识到现实约束,系统探讨如何在紧凑的课时安排中嵌入敬畏体验“微干预”、如何将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青少年可感知的敬畏诱发材料、如何建立可持续的师生成人榜样互动机制等关键操作性问题。在中国本土文化与立德树人的教育情境下,深入挖掘本土文化内核与校园德育体系对青少年敬畏心理的深层塑造机制,将进一步丰富积极心理学视域下敬畏品质的研究体系,构建更具本土解释力与教育实践指导性的青少年敬畏心理研究框架。

致 谢

谨向相关文献的研究者致以诚挚谢意,其前期研究为本文综述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感谢审稿专家和编辑的悉心审阅。

参考文献

- 董蕊(2016). 大学生敬畏情绪与主观幸福感研究. *教育与教学研究*, 30(5), 31-40.
- 董蕊, 彭凯平, 喻丰(2013). 积极情绪之敬畏. *心理科学进展*, 21(11), 1996-2005.
- 龚彬, 罗利, 蒋雪梅, 袁宇婷(2024). 特质敬畏对中学生亲社会性的影响: 观点采择的中介作用.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39(10), 110-117.
- 候文花(2022). *敬畏对中学生攻击行为的影响*. 硕士学位论文, 临汾: 山西师范大学.
- 胡小勇, 赵越, 冀月欣, 马佳馨(2025). 敬畏影响不同社会经济地位者亲社会性的心理机制. *心理学报*, 57(12), 2220-2241.
- 梁颖(2024). *敬畏降低初中生嫉妒诱发的恶意创造力及教育启示*. 硕士学位论文, 开封: 河南大学.
- 刘富强(2025). 敬畏情绪的研究进展. *心理月刊*, 20(16), 233-236.
- 钱诚(2023). *敬畏对高中生网络欺凌的影响: 反刍思维的中介作用及干预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武汉体育学院.
- 任宇华(2024). *自我损耗和敬畏情绪对中职生创造性思维的影响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
- 王丽, 周天梅, 罗利, 向秋瑜, 崔鲤跃(2024). 敬畏与青少年亲社会行为的关系: 小我和观点采择的序列中介作用. *心理学探新*, 44(5), 456-463.
- 王潇寒(2025). *敬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注意偏向的中介作用*. 硕士学位论文,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 吴利术(2024). *初中生敬畏、成长型思维与学习投入的关系及干预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南宁: 广西师范大学.
- 杨爱霞(2019). 培养青少年的敬畏之心, 不容忽视. *新课程(上)*, (5), 236.
- 杨阳, 曹俊, 李潇林, 俄怡然, 谭羽荃, 贾亦心(2026). 敬畏和共同内群体认同: 感知资源稀缺性的调节. *心理学报*, 58(4), 667-682.

- 杨怡娜(2024). 敬畏情绪对中学生亲环境行为的影响: 情境公开性和社会规范的作用. 硕士学位论文, 太原: 山西大学.
- 张潮, 张文焱, 刘玉兰, 张皓(2020). 大学生敬畏情绪问卷的编制. *心理技术与应用*, 8(4), 243-251.
- 张友妙(2024). 中学生特质敬畏、环境关心和亲环境行为的关系及干预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漳州: 闽南师范大学.
- 赵欢欢, 许燕, 张和云(2019). 中国人敬畏特质的心理结构研究. *心理学探新*, 39(4), 345-351.
- Bonner, E. T., & Friedman, H. L. (2011). A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of the Experience of Awe: An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39, 222-235. <https://doi.org/10.1080/08873267.2011.593372>
- Deng, X., Xue, J., Tian, Y., Tong, W., & He, W. (2025). Awe Reduces Chinese Adolescents' NSSI Urges: The Chain-Mediating Role of Meaning in Life and Ego-Depletion,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Family Function. *Applied Psychology: Health and Well-Being*, 17, e70065. <https://doi.org/10.1111/aphw.70065>
- Erikson, E. H. (1968).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o. 7). WW Norton & Company.
- Keltner, D., & Haidt, J. (2003). Approaching Awe, a Moral, Spiritual, and Aesthetic Emotion. *Cognition and Emotion*, 17, 297-314. <https://doi.org/10.1080/02699930302297>
- Lin, R. M., Hong, Y. J., Jao, H. W., & Lian, R. (2020). Dispositional Awe as Self-Transcendent Experie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lf-Transcendence in Prosocial Tendency. *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48, 1-10.
- Penner, L. A., Dovidio, J. F., Piliavin, J. A., & Schroeder, D. A. (2005). Prosocial Behavior: Multilevel Perspectiv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6, 365-392.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ych.56.091103.070141>
- Perlin, J. D., & Li, L. (2020). Why Does Awe Have Prosocial Effects? New Perspectives on Awe and the Small Self.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5, 291-308. <https://doi.org/10.1177/1745691619886006>
- Piaget, J. (1970). *Genetic Epistem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hiota, M. N., Keltner, D., & Mossman, A. (2007). The Nature of Awe: Elicitors, Appraisals, and Effects on Self-Concept. *Cognition and Emotion*, 21, 944-963. <https://doi.org/10.1080/02699930600923668>
- Sundararajan, L. (2002). Religious Awe: Potential Contributions of Negative Theology to Psychology, "Positive" or Otherwis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2, 174-197. <https://doi.org/10.1037/h0091221>
- Wu, Q., Cui, L., Han, X., Ding, W., & He, W. (2023). Awe and Wise Reasoning in Adolesc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mall-Self and Need for Relatedness. *Heliyon*, 9, e15235. <https://doi.org/10.1016/j.heliyon.2023.e15235>
- Yang, J., Zhang, Q., Li, B., & Tong, D. (2025). Influence of Awe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Adolescent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Mindfulness. *Acta Psychologica*, 257, Article 105115. <https://doi.org/10.1016/j.actpsy.2025.105115>